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贰拾



黄易作品集

华艺出版

董易 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二十册
四十一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52 印张 3660 千字

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二十册 274.60 本册 8.80 元

第一章 隔墙有耳

那有美女伴随左右的，竟是一直没有任何音讯，生死难卜的段玉成。

当年双龙帮立帮不久，寇仲、徐子陵偕同从帮内众兄弟精挑细选出来的段玉成、包志复、石介、麻贵四人运盐北上，途中变故迭生，最后包志复、石介、麻贵被上官龙害死，段玉成则突围而去，自此不知所踪。怎想得到会在塞外这充满汉土风情的异地与他重逢。

寇仲正要扑上去和段玉成相认，给徐子陵扯得退进横巷，耳中响起徐子陵的声音道：“这两个回纥女很邪门，不宜轻举妄动。”

寇仲留意看段玉成身旁的年青回纥女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珠光宝气，眉眼间风情万种，顾盼生姿，果如徐子陵所言，绝非良家妇女，且是一流的武林高手。

别人在打量她们，她们亦打量途人，不但不怕男性放肆的目光，还不住在马背上交头接耳，似是对街上好看的

男子评头品足。幸好没朝他们的方向瞧来。

寇仲呆瞪段玉成在眼前策马而过，口齿艰涩的道：“我的娘！这是什么一回事？我们是否仍在做梦？”

徐子陵盯着段玉成逐渐远去的轩昂背影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去找管平，我去看玉成在什么地方落脚，然后回住处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，如何？”

寇仲呼出一口气道：“小心点！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此两姝该是大明尊教的人。祝玉妍不是说过上官龙是大明尊教的人吗？希望玉成没有背叛我们。唉！怎会是这样的？”

徐子陵安慰他轻拍他肩头两下，闪出小巷，追段玉成三骑去。

寇仲从巷子另一端离开。

寇仲抵外宾馆，正要从后墙潜入，竟见到管平从后门溜出来，面容苍白难看，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，该尚未从跋锋寒昨晚的迫供手法回复过来。不由心中苦笑，看来只好放过他。否则再一次对他用刑，说不定会令他受不起一命呜呼，那他寇仲就罪孽深重！

好奇心又起，这家伙在身体如此虚弱的情况下，仍要溜到什么地方去？

管平显是怕被人跟踪，左顾右盼，寇仲忙避到一棵大树后，待管平穿出横巷，混入大街的车马人流中，才追在后方，顺道替管平查看是否有人在跟踪他。

自懂事以来，寇促和徐子陵像不停在玩着一个寻宝的游戏，做小扒手时，寻的是别人囊内银两，成为年青一代出类拔萃的高手后，寻的却是和氏璧、杨公宝藏，至乎皇帝宝座那样的瑰宝。

现在追在管平身后，他也有寻宝的感觉，他究竟要去见谁？

会否是“天竺狂僧”伏难陀？

只看此人能轻易破解跋锋寒摆明向他示威挑战的封穴闭脉手法，可知此人非同小可，绝非易与之辈。

管平忽然钻进朱雀大街靠东的一间杂货店去。

寇仲得意一笑，功聚双耳，立时把管平的足音锁定，大街上其他所有足音轮声蹄响全给隔绝，不能分毫影响他高度集中的听觉。

管平的足音变成他灵觉上遁去的一幕，就像在千万幻影中掌握到敌人剑锋所在。

管平从铺后穿出。

寇仲暗呼狡猾，转入横巷，切入与朱雀大街平行的另

一大街，管平的背影再次出现前方，转进一间食店去，寇仲差些失诸交臂。

寇仲心中叫绝，若有人穿过铺子尾随追来，大有可能被管平撇甩。

来到食店外，有两个人蹲在一边下棋，另外尚有几个围观者，寇仲凑前去诈作观棋，暗里运足耳力，窃听管平在店内的所有动静。

一把苍老的声音道：“你的面色为何这么难看？”

寇仲心中一震，为何这把声音如此耳熟，偏又想不起是谁？

徐子陵坐在东市主街一个露天茶水摊子所设的桌子旁，凝望斜对街段玉成和两个回纥女子进入的羊皮批发店的入门处。

龙泉有东市而无西市，但市况的热闹，媲美长安，主街人头涌涌，牛骡马车往来不绝，喧闹震天，充满生气。

忽然他感到被人注视，然后那人朝他走来，坐在他旁。

徐子陵看也不看，沉声道：“祝宗主别来无恙。”

祝玉妍娇媚的声音响起，讶道：“子陵并没有回头张

望，我走过来的路线，更是你双目余光难及之处，为何你却晓得是我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每个人自有其特别的气息，所以晚辈晓得是祝宗主。”

祝玉妍淡淡道：“我早运功收敛全身毛孔，不让气息外泄，这解释分明是敷衍搪塞。”

徐子陵回过头来，祝玉妍回复汉装，仍是脸覆重纱，纵使在光天化日的闹市中与她同桌而坐，仍感到其诡异神秘的特质。路人纷纷对她投以好奇的目光，她却是视若无睹。

徐子陵皱眉道，“这么说，该是我因对祝宗主心灵感应下生出的感觉，就像看到远处的美食，虽不能直接嗅到香气，却因记忆而像嗅到香气的样子。”

祝玉妍透过覆纱凝望他，似是设法看通他心灵有异于常人的禀赋，好半晌柔声道：“你是个很坦诚的人，我欢喜坦诚的人。”

徐子陵当然不会误会她的欢喜指的是男女之情。祝玉妍虽驻颜有术，仍能保持青春焕发的外相。事实上她却属宁道奇、石之轩、岳山那一辈的人。饱阅世情，历尽沧桑，足可作他的祖母有余。

目光又回到那所羊皮店，深吸一口气问道：“我可否请教祝宗主一个问题？”

祝玉妍带点娇嗔的柔声道：“问吧！我们仍是战友，对吗？”

徐子陵点首作答，道：“祝宗主因何要卷入争天下的漩涡去？”

祝玉妍幽幽一叹道：“子陵为何不拿同样的问题去质询师妃暄？”

徐子陵别头朝她瞧去，耸肩道：“因为我明白她为何要这样做，她并没有隐瞒。”

祝玉妍淡淡道：“好吧！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秘密，说给你知又何妨。对所有魔门的人来说，无论是两派六道，我们追求的就是十卷《天魔策》，只有把十卷集齐，始有可能进窥魔道之极，至乎修成最高的‘道心种魔’大法。”

徐子陵动容道：“晚辈明白啦！祝宗主之所以要争天下，就是要统一魔道，使《天魔策》十卷归一，完成魔门的梦想。”

祝玉妍沉声道：“争天下就等若跟以慈航静斋为首的武林作正面交锋，那一方的人能占得上风，另一方就要找地方躲起来，变成外道。自汉代以来，我们在这斗争上一

直处于下风。现在你该明白石之轩因何要覆灭大隋吧！”

徐子陵道：“可是祝宗主有否为万民着想过？”

祝玉妍轻哂道：“这是否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？不论任何人登上帝座，亦不得不为子民谋幸福，否则他的位子就坐不稳，历史早有明鉴。你以为我们魔门的人当上皇帝，就必定会残暴不仁吗？这想法实在太幼稚。我们魔门推崇的是真情真性，鄙视的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、侈言孔孟佛道的伪君子！幸好子陵不是这种人，否则我绝不会与你多说半句话。”

徐子陵尴尬的同意道：“多谢祝宗主指点，不过像李世民之流，确与你们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分异。”

祝玉妍娇笑道：“分异？什么分异？他杀的人比我们少吗？一天他不掉转枪头对付父兄，他休想能坐上帝位。争天下者谁不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自汉武以来，我们受尽排挤迫害，若无非常手段，如何生存下去？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我又明白啦！”

祝玉妍轻柔欣悦的道：“你肯说这句话，我已非常中听。”

徐子陵目下重投羊皮店，淡淡道：“祝宗主与大明尊教是什么关系？”

祝玉妍道：“到现在仍是合作的关系，不过这合作完全建基在利益之上。当年我从你手上救回上官龙，只是履行这合作的精神。”

徐子陵沉声道：“荣姣姣是否大明尊教的人？”

祝玉妍娇笑道：“给你猜个正着。”

徐子陵想不到祝玉妍如此轻易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回过头来目光灼灼地审视重纱之内的绝世玉容，讶道：“祝宗主是否不再打算和大明尊教合作下去？”

祝玉妍声调转寒，缓缓道：“目下对我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杀死石之轩，其他的均为次要。”

徐子陵皱眉道：“大明尊教与石之轩有什么关系？”

祝玉妍答道：“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若大明尊教能在中土落地生根，宣扬教义，终有一天会成我们两派六道的另一大患。事实上他们的手早伸进中原，只是不被觉察而已！”

徐子陵想起骚娘子和烈瑕，心知祝玉妍说的绝非虚语，顺口问道：“大明尊教有什么厉害人物？”

祝玉妍道：“大明尊教由大尊、善母和五明子领导，我只曾与善母莎芳有一面之缘，她精修镇教秘典《娑布罗干》中的《药王经》和《光明经》，武功不在我之下，且精于

用毒。只是这个人，已够你应付。”

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，以祝玉妍的身份地位，说出来的这番话谁敢忽视。善母莎芳之上还有个至尊，那他的武功岂非能与宋缺、宁道奇、毕玄之辈看齐。

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确有道理。

祝玉妍道：“你们在中土屡次破坏大明尊教的好事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，你和寇仲要小心提防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多谢宗主提点，石之轩刻下是否正在龙泉？”

祝玉妍答非所问的道：“水蛇女和火蛇女出来哩！”

徐子陵别头瞧去，段玉成和那两个回纥美女离开羊皮店，登马续行。

一群穿着汉服的靺鞨少女嘻嘻哈哈在街上走过，见到高挺英伟充满慑人魅力的寇仲，无不秀目生辉，大胆的向他行注目礼。

寇仲虽两耳不闻，仍有暇冲着其中长得最美的妞儿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此时传来管平坐入椅子的声音，寇仲脑海中立即完整地虚拟出管平的坐姿，轻重缓急处，有如目睹。

众女抛过来的媚眼，他却是没空消受。

管平沉重地叹一口气。

老者有点有不耐烦的道：“究竟发生什么事？”

管平唉声叹气道：“昨晚发生很奇怪的事。我只记得踏出外宾馆的大门，忽然失去知觉，醒来后就在宫城内，身旁站着拜紫亭和伏难陀，他们说我被人封闭穴道，又给丢在宫门外。”

老者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此事确非常怪异，他们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寇仲直到此刻，仍想不起在哪里曾经听过这老者的声音，差点忍不住探头入店内看看。

管平道：“他们没有说什么，只伏难陀反复问我在被点穴前，有否见到身穿宽大黄袍的人。唉！我真的记不起任何事？”

老者沉吟道：“从这句问话，可知伏难陀肯定是从你被封穴道的手法猜出对方是谁。问题是这么多人可拣，为何偏要挑中你？此事必须立即上禀夫人。”

听到“夫人”两字，寇仲虎体一震，终记起老者是谁。

夫人就是美艳夫人。

店内的老人家，是她的右长老，那天在统万城，右长

老说的话加起来不足五句，所以寇仲一时鉴认不出来。

不由心中大喜，只要吊在右长老身后，不就可找到这狡猾的美女？

刚闪起这念头，心中忽生警兆，立朝对街瞧去。

一位风姿绰约，衣白如雪，头顶竹笠，垂纱掩面的女子，正向他招手。

寇仲心中叫苦，却又不能不立即应召过去，虽看不到她的面貌，不过纵使对方化作飞灰，他仍可一眼看破是傅君婳。

小师妹宣召，那到他不乖乖遵从。

祝玉妍道：“不用追啦！她们落脚的地方是城南仁里巷南泉桥头的小回院，你这么跟去，迟早会给人发觉。”

徐子陵感激的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

祝玉妍沉声道：“若你轻视大明尊教，说不定一世英名，尽丧此地。”

徐子陵迎上她透纱射来的凌厉眼神，深吸一口气道：“我明白，我们曾在花林与五明子之首烈瑕碰过头，确是个不简单的人。”

祝玉妍默然片晌，冷冷道：“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徐子陵把落脚四合院的位置说出来，皱眉道：“祝宗主仍未回答晚辈早先的问题。”

祝玉妍道：“石之轩肯定在这里。有新发现我再和你们联络，你的心上人来哩！”

匆匆说出联络方法，起身离去。

寇仲追在傅君孀身后，穿过一条窄巷，一道温泉河横亘前方，两岸房舍对立，傅君孀步上跨河石桥，停步转身，娇声吩咐的道：“你在那里呆头鸟般站着干什么？”

寇仲正暗叹失去寻得美艳夫人的良机，闻言不敢不答，装出尊敬的神色道：“我在看人下棋嘛！”

傅君孀娇嗔道：“说谎！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小师姨真精明，我确在说谎。事实上我在偷听食店内两个傻瓜的对答。”

傅君孀手握剑柄，寒声狠狠道：“你再唤我一声小师姨，我就把你的臭头斩下来。”

寇仲骇然道：“不唤啦！不唤啦！只要师……噢！只要大女侠你明白宇文文化骨的事只是一场误会，你要我唤大女侠你作娘都可以。”

傅君孀出乎他意外的“噗哧”娇笑道：“误会？亏你说

得出口。”

一声冷哼，从后方传来。

有人大笑道：“少帅近况如何？”

寇仲一震回头瞧去，两人悠然来到桥下，把后路封锁，其中一人，正是曾在大海与他交手，高丽王的首席武士金正宗。

另一人比金正宗还要高出少许，一袭青衣，背上交叉挂着两支各长三尺许的短戟，三十来岁的年纪，长得粗犷伟岸，意态风流，气度非凡。

那人一揖到地，微笑道：“高丽韩朝安，向少帅请安问好。”

寇仲心中叫糟，晓得中了傅君媼之计，陷进前后受敌的劣局去。

三人任何一人，已够他应付，何况是三人联手。

傅君媼娇笑道：“这是否你们汉人说的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却闯进来呢？”

第二章 真情流露

徐子陵正细味祝玉妍临别赠言那一句“心上人”是意何所指，答案出现身旁，男装打扮、神色平静的师妃暄在他旁边坐下，淡然自若的道：“你和祝玉妍又有什么交易？”

徐子陵心中一阵刺痛，师妃暄对他显是误解日深。所以这句看似平常的话，实带几分轻蔑鄙视，在以前更不会吐自她的香唇。

他把心内的情绪隐藏起来，目光落在她静若止水的玉容上，耸肩洒然道：“只是闲聊几句吧！”

师妃暄秀眸一黯，打量他道：“子陵兄语带不忿，是否心中觉有不平之事？”

徐子陵想不到她竟能窥破自己的心事，苦笑道：“有什么语带不忿的？事实上我们确和祝玉妍有单大交易，目标是杀死石之轩。”

师妃暄轻轻浅叹道：“我们的关系因何变得如此恶